



城南小西湖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摄



四十年前的吴晓平

## 寻梦小西湖

□吴晓平

老南京很多地名很美，老门东的小西湖，就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刚恋爱，对象就住小西湖。记得是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第一次去她家，有点毛脚女婿上门的意思。秦淮河两岸柳树飞烟，武定桥头燕子呢喃，沿长乐路东行，箍桶巷一拐，就是小西湖。名字好听，其实就是逼仄的小巷，猪大肠般的曲曲弯弯；横空而过的竹竿上，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物，似乎展示城南家庭市井妇女的劳作艺术。街边随处可见的阴沟里，残留着红红白白的肮脏物事……不过这些在我眼中，是那样的曼妙。那时谈恋爱远没有如今开放，两人像小偷似的，假装不认识，一前一后相跟着。胸口揣着小鹿，远远瞄着她乌黑的辫梢，在纤细的腰肢上摆动。走到巷子拐弯处，女友回眸一笑，踏着青石阶，走进一个大杂院。我赶紧跟了上去，大杂院第一家，迎街一棵梧桐树遮蔽的二楼，就是她家。她的爸爸，也就是后来我的聋哑老丈人，是个画家，他给这间破旧的老屋取了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字：梧桐轩。

老屋虽然被老丈写得十分诗意，其实破旧不堪。地板踩上去，软颤颤，稍微用点儿劲，一只脚就踩破一楼的天花板，引来楼下一番铿锵的市骂。老丈是聋哑人，耳不闻，心不烦，继续挥毫作画。奶奶成分高，据说是扬州的一个大地主，本来在北京跟大儿子过，首都文革风暴首当其冲，呆不下去了，才躲到南京来。老丈没什么心眼，奶奶却心计不凡，我进门第一顿饭，就是酱油汤下面。那时我在厂里干搬运工，正在长身体时节，肚子奇大。一碗面端上来，别人还没动筷，我稀溜溜就下了肚。老丈皱着眉，奶奶陪着笑，吩咐孙女说，锅里还有吗？全端来！我那女友，也就是今天的妻子，也是傻乎乎的，一点没听出老人的弦外之音，当真将锅端上

桌，还殷勤地说，吴晓平你要能吃，干脆就锅吃，我们都不添了！

我将一锅面条全吃了，连酱油汤也一股脑儿喝下肚。只吃得老丈张口结舌，手势比画说这小子不文雅。奶奶反而说，能吃好，能吃好，年轻人能吃说明身体好！

我当时对这个地主奶奶印象好极了，有文化，懂事理。后来女友告诉我，恰恰是奶奶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说我是粗胚，没文化，生来就是小户人家。幸亏女友坚决，每天让我去她家吃饭。我当时一人在南京生活，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在乡下，胃不好，干脆天天在她家开伙。当然，少不了苦累的脏活，全是我包了。夏天三轮车拖煤基，冬天自来水冻住了去老虎灶挑水，这些力气活都由我来干，只为了天天能见到她。大户人家出身的奶奶礼防甚严，每天盯贼一样盯着我们。其实我们虽然天天见面，连手指头都不敢碰一下。我那时最喜欢的活计是择菜。星期天休息，老丈站大桌旁挥毫作画，我们小两口蹲在桌旁择菜，讲些悄悄话，反正老丈什么都听不见。耳鬓厮磨，耳热心跳，讲到情浓处，偷偷将手伸进菜里，两双手儿握上一握，就能温暖半天！

谈恋爱好几年，接吻的滋味都没尝过，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家家搭防震棚，奶奶说家里聋的聋，小的小，没个顶事的男人家不行，坚决叫我搬到她家来，我才正式入住小西湖。大杂院的生活平凡又精彩，家家没有卫生间，好像整个小西湖，就巷子深处一口苔藓斑驳的古井边，有一个公共厕所。每天一大清早，小巷里蓬头垢面的妇人们，排着队来倒马桶，喇叭喇叭的马子声，是小巷独特的交响；而到了晚上，男人们上厕所，要夹半块砖，进门先划一根火柴，看清脚下，啪地扔脚下，踩上去，抖呵呵蹲上坑位，就着没熄的火，赶紧点上根烟，深深吸一口，压一压臭气，便是哗啦一声……大杂院几十户人家，墙壁不隔音，寂静的半夜里，谁家婆娘起夜、谁家娃儿哭闹，隔壁邻居听得清清楚楚。白天就很热闹，楼上洗的衣服没拧干，水滴在楼下晒的被子上了；你家垃圾盆堆满了，占了他家地盘……这些矛盾

几乎天天都有。长舌婆娘骂起街来，一两个小时不得歇。那生动的市井俚语，比今天郭德纲的相声还要精彩！

那时十年动乱结束了，下放户纷纷回城。楼下来了二姑娘一家，拖儿带女七八口，没地方住，就在我们窗口下搭了一个披，盖油毛毡，压几块瓦，就算一间小屋了。顶多七八个平方米，天晓得一家七八口人是怎么住下的。每天清早，二姑娘的大女儿就出来刷牙，月蓝小褂胸前绷得圆鼓鼓的，两条雪白的大腿叉在水沟前，哗啦哗啦刷牙；还没发育周全的儿子，赤个大膊在院里玩哑铃，叮叮当当很有气势。邻居嫌吵，说几句闲话，二姑娘就披头散发冲出来骂街，只骂得家家户户听不下去，乒乒乓乓关门关窗，二姑娘才得胜回营。

后来听说二姑娘带着大女儿去南方做生意，发起来了。门口竹床上，经常堆着一些琳琅满目的长筒丝袜、录像带，母女俩头发也烫起来了。再后来看见她儿子在长乐路卖烤鸭，就在大杂院的空地上，红砖盘了一口炉，半夜从农村运来鸭子宰杀，然后吊在炉上烤。他家发财不要紧，大杂院的邻居倒了血霉——院子里成天血淋淋的，脚都插不下；烤炉一生火，浓烟滚滚，晒的被单衣服上全是一条条黑灰。邻居实在气愤，吵不过她，就告到居委会。二姑娘在居委会吃了瘪，回到大院就开骂：“老娘没文化，少跟老娘棍子花茉莉花，有本事站到老娘跟前来说……”

二姑娘骂街也骂出新水平，拎上一只三洋录音机，骂半小时，进门歇歇，录音机开到最大音量，将骂人的话再回放一遍。许多年后，我在报纸上看到，二姑娘已经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单位的董事长了。看着报纸上那张慈眉善目、风度翩翩的照片，我的耳边始终回响着她当年那嘶哑的、生动的市骂。

弹指一挥间，这些都是四十年前的记忆了。婚后我搬了家，由城南到城东，由城里到城外，如今我们住在风景如画的花神湖畔。多年没去小西湖，听说我们的大杂院早拆了，原来逼仄的箍桶巷，现在已是通衢大道。城墙根下破破烂烂的边营，修起了富丽堂皇的“老门东”，我以为



吴晓平

记者、作家、著名节目主持人，发表百万字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金陵二胡》、配漫画长篇小说《南京好人》以及散文集《幽默人生》、个人作品集《听老吴韶韶》等等。

小西湖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拆光了。年前看报纸，说秦淮区要拆迁小西湖，这次不是过去那样大拆大建，而是保持街巷肌理的“文物性拆迁”。难道小西湖还在？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一时兴起，突然想去看看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。便骑上自行车，进雨花门，穿过老虎头，沿长乐路，拐进箍桶巷，已是大汗淋漓。夕阳下，远远就看见新立的老门东牌楼，熠熠生辉。曾经竖在贡院街上的夫子庙街道办事处门牌，现在也傍大款似的立在堂皇的牌楼前。紧挨着办事处大门，小西湖、西湖里、朱雀里……还有安不上名字的过街楼，一扇扇古色古香的小牌楼，像一处处破败的小庙，门头虽然光鲜，里面却是黑洞洞逼仄的小巷。骑车无声无息滑进小巷，恍惚一下回到了四十年前……

四十年过去了，破败的小巷依然逼仄凌乱，凌空晾晒的衣物在风中舒卷，低矮的檐头上翻晒着刚洗刷的破鞋。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，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？”辛弃疾这首词，蓦地翻上心头。一切是那么熟悉，似乎又有些陌生。街边阴沟依然，但依墙而立的马子不见了，阴沟里的肮脏物事也少了；老虎灶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杂货店，店前围着一群老人打牌。牌桌上斗嘴的方言俚语，是那么亲切。曾经住过的大杂院也不见了，梧桐轩门前那棵歪脖子老树，已经圈进了小西湖小学崭新的操场，只有树身上那个脸盆大的疤痕，还在诉说着当年搭防震棚留下的故事。循着隐约的臭味，我骑进巷子深处，没找着原来的老井，但老井前那公厕还在。

我停下车，单腿点地，打量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。一个正在街边刷马子的老妇人，花白的头歪斜着，似乎也在打量我。怕她认出我，将脚踏车往墙边一靠，矮身进了厕所。站在小便池前，刚拉下拉链，隐隐就听墙外有人说话，好像说什么老吴老吴的。忽然声大起来，一个粗犷的男声说，老吴你怕他个屁啊！我听我妈讲，他原来也是我们小西湖长大的，现在他出名了，不管我们这块的死活了……什么什么，他怎么可能到这个穷地方来？老子正想找他韶韶呢！

我吓得一哆嗦，使劲抖抖，赶紧骑上车就溜烟跑了。